

外交部就涉疆问题答记者问

# 坚决反对干涉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报道

针对 22 个国家联合致函联合国人权高专批评中国新疆政策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 日说,有关国家的致函罔顾事实真相,对中国无端指责和攻击污蔑,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有关国家提出严正交涉。

“我们敦促这些国家尊重事实、摒弃偏见,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停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和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耿爽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耿爽强调,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事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

和外部势力干预。面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严峻威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法采取包括设立教培中心在内的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扭转了新疆安全形势。新疆已经两年多没有发生暴恐事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百姓安居乐业,各族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升,衷心拥护政府的政策举措。

耿爽说,中方已邀请多批各国外交官、媒体、专家学者等赴新疆参观访问,亲眼目睹事实真相。他们均表示在新疆所见所闻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完全不同。中方也已向联合国人权高专办人员发出访疆邀请。“我们欢迎真正秉持客观、公正原则的人来新疆走一走、看一看,但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借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 发起伊核会议,美却遭“孤立”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应美国方面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 10 日就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召开特别会议。

只是,伊朗和俄罗斯方面说,美方退出伊核协议,却要求伊方遵守协议,这一情形“太过讽刺”。

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当天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特别会议,审议伊朗执行伊核协议相关事宜。中、美、俄、英、法、德等 35 个理事会成员国代表与会,伊朗、欧洲联盟等方面代表同样在会上发言。

美方代表杰姬·沃尔科特指认伊方近期行为是“核敲诈”,要求伊方继续遵守伊核协议。

多家媒体报道,沃尔科特所说“核敲诈”指伊朗提高浓缩铀存量和丰度,突破伊核协议上限。伊方说,突破浓缩铀存量和丰度上限缘于伊方利益没有得到保护。

按照伊核协议,伊朗同意冻结核项目,接受国际核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制裁。然而,美国去年 5 月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和追加对伊制裁,试图以极限施压方式迫使伊方

重新谈判。伊方强调,突破浓缩铀存量和丰度是“可逆”措施,愿意继续与各方对话。

一些国家的代表在特别会议上说,当前伊核问题危机根源是美方对伊方采取极限施压政策。绝大多数理事会议员主张维护伊核协议,就美方退出协议、对伊方极限制压表达遗憾,同时呼吁伊方全面履行承诺,支持协议参与方维护协议的外交努力。

伊方代表卡齐姆·加里卜·阿巴迪在特别会议上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应美方要求召开这次会议,这一情形“太过讽刺”。阿巴迪说,伊核问题僵局缘于美方“非法行为”。

俄罗斯代表米哈伊尔·乌里扬诺夫说,美方不能在退出伊核协议后要求伊方继续遵守协议,这一做法“古怪”,因为美方认定伊核协议是“坏协议”。

乌里扬诺夫会后在社交媒体“推特”留言,说美方就伊核问题陷入“孤立”。在他看来,美方要求伊方继续遵守协议,说明美方“知道伊核协议的重要性”。

### ● 相关新闻

## 伊朗否认拦截英国油轮

据新华社报道

英国政府 11 日指认伊朗船只在海湾拦截一艘英国油轮,伊朗方面予以否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广播公司分别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英国传统”号油轮 10 日下午在海湾东部海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5 艘革命

卫队快艇靠近,要求油轮改变航向、驶向伊朗领海,遭英国军舰制止。

伊朗革命卫队和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否认伊方试图拦截英国油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革命卫队的声明报道,革命卫队舰船“过去 24 小时”没有拦截“任何外籍船只,包括英国船只”。

法尔斯同时援引扎里夫的话报道:“他们的说法旨在加剧紧张。”

## 顾问

# 稳定国际秩序靠两极还是多极?

晨报首席记者 顾文俊

第八届世界和平论坛本周在京举行。来自世界多国的前政要、专家学者与媒体记者汇聚一堂,相互交流,共议时事。本届论坛的主题为“稳定国际秩序:共担、共治、共享”。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面对当今国际秩序变革调整,中国主张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多边主义基石,拓宽共同发展途径,促进文明互学互鉴,携手应对人类共同新挑战。回首两年前,晨报记者在论坛现场曾听到的最流行的一句话是“世界这么乱,我们怎么办?”两年过去了,世界还那么乱吗?我们有没有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之乱?而要稳定国际秩序,两极与多极的格局哪个更为可靠?

《顾问》本期访谈嘉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前院长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崔立如

国际格局

### 走向两极?

顾问:现实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显示出两极的可能吗?您个人觉得,一个两极的世界更稳定,还是多极的世界更稳定?对未来而言,哪种更理想?

崔立如:两极和多极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标准、视角和定义来谈格局问题,各有各的道理。维特根斯坦曾说,如果大家都能够有非常清楚的定义,世界上大部分的争议就不复存在。你看争议特别激烈的地方,比如中美之间的战略对话和谈判,好多都是各说各的,交集不多。比较好的方式是,越是进入到实际的具体的问题里面,就越有产生交集的可能。但现在很多问题变得复杂,在复杂的情形下进入一个局部,犹如盲人摸象,这个局部跟整体差得很远。格局的问题与其有相似之处,得看从谁的目标出发。“两极”强调的是中美两国的实力、影响力,但我还是主张用“多极”来描绘未来的格局。

事实上,多极的概念来自两极,而两极的概念来自美苏冷战,极的意思就是力量中心。战后,美国和苏联成为两个最大的力量中心,与此同时,二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形成了对立,被喻为南北两极,具有相互排斥的性质。此后,两极中的一个极倒下,国际格局就成了一超多强。目前,世界上 GDP 超过 10 万亿的就中美两家,有人说,中国崛起之后又成另外一极。但所谓的中美“两极”跟冷战以来的两极有很大的差别,一是没有形成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对立,二是没有形成两大联盟或阵营的抗衡,因此,并没有形成两极的结构。

多极则有两个含义,一是认为极的东西还存在,二是认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力量分散,这种分散不光是硬实力的分散,也有意识形态、政治发展模式分散,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又带来了各力量主体间的相互依存。由此,从力量上分出了不同层次:第一层,中美;第二层,日本、欧洲大国、印度、俄罗斯等;第三层,沙特、土耳其、埃及、印尼、韩国、墨西哥等地区大国。各国不再像冷战时代那样附属于两大力量中心,而是有相当的独立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多极的结构。

至于如何让国际秩序更稳定,一种观点认为,还是要靠一两个主要大国来管,要么美国出头,要么中国出头,否则世界就会乱;

还有一种观点则倾向于探索出一种更合理、更公平、大家都能发挥作用的结构,这就需要观念的转变。现在总体来说,是处在一个过渡期,过渡期的混乱是必然的。但是,乱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慢慢沉淀,然后就能理出秩序。现在恰恰是不确定性风险最大的时候,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是 management(管理),管理分歧,管理冲突,管理风险,中美之间也是这个关键词,好多问题解决不了,只能靠管控。

特朗普现象

### 真有那么坏?

顾问:特朗普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是不是一个坏现象?他虽然个性化、善变,可是他当政的两年多里,真的给世界造成了很大的恶果吗?他的很多决定确实充满不确定性,但同时又是充满可能的。而且,真正涉及战争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不太热衷的,他发起的那些军事行动也只是象征性的。特朗普现象真有那么坏吗?

崔立如:要问是不是坏现象,只能放在具体的境况中。作为现象本身,其实无所谓好坏,得看事情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呈现出的方式。特朗普现象是美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演变产生的结果,从稳定国际秩序来看,它确实打破了稳定。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由美国设计、建立并维护,尽管期间曾遇到苏联和东方阵营的挑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的这套秩序。而美国设计这套秩序(崇尚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全球主义)的背后,实则有利利益的推动。在这个秩序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又形成了支持这套秩序的话语,与之相辅相成。这套秩序本身并不一定是坏的,有秩序总比无秩序要好。但是,在现有秩序之上,有没有更好的秩序?什么样的秩序比之更好,这就见仁见智了。在形成更好秩序的条件尚未成熟之前,不妨先接受现有的秩序。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融入世界的大前提就是接受现有的秩序,说明这套秩序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我实现发展目标利大于弊。

至于特朗普现象对谁的破坏最大?其实也是见仁见智。比如在美国国内,它对建制派的利益显然形成破坏,一段时间以来,它对美国各阶层的利益关切也出现失衡,得利的这部分群体通过用脚投票把特朗普选上台,对这些人来说,特朗普现象不坏,他们很赞同他说的“美国优先”。当然,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现象的影响也

是两面的,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政策行为也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几股力量斗争博弈的结果,建制派的力量对他依然有着牵制的作用,当然,随着人事任命的去建制化,政府内部对他的牵制作用被削弱,随之而来的是右翼、鹰派力量的增强,但他们跟特朗普还是不一样的,才会出现在朝核问题上、在是否攻打伊朗的问题上的内部分歧。在谈论特朗普现象的时候,我们得区分,哪些属于特朗普本人,哪些则是鹰派力量在发挥主导作用。

东方智慧

### 更能稳定国际秩序?

顾问:相互借鉴,多元共存,正是本着这样的目的,亚洲各国今年聚集北京,召开了一场文明对话大会。稳定国际秩序,东方智慧能否为世界开辟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路径?

崔立如:所谓亚洲智慧或东方智慧,主要和东方哲学有关。东方哲学本身是多样的,但主要还是儒教、佛教加上道教,一个基本的精神叫作顺其自然,我认为,东盟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就是顺其自然的做法,它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儒教当中有一个所谓的中庸,这是非常高的境界,真正按照中庸的标准,很少有人能够达到。在实践当中,这种中庸就变成了折中主义,事实上,折中在实践当中有时候也是很管用的。

西方从工业化和启蒙运动以后,越来越习惯于用科学主义的方式来解决,类似于一对一、一个钉子钉一个洞眼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市场竞争中发挥过作用。但是,当世界变得越来越一体化,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你很难把它们截然地分开。亚太地区进入工业化、现代化以后,确实学习了西方的这种科学主义,但是,等到发展到新的阶段以后,事物开始走向反面,这个时候,传统古代东方的哲学可能会发挥更好的作用。亚太地区是一个多元化、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用壁垒分明、界限分明、一对一的方法,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问题,事情就会僵持下去。而采取顺其自然、模糊的政策,有时候却能把事情往前推进,随着时间的过渡,慢慢地,就会找到解决的途径。这就是东方的智慧。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最可行的办法是把东方和西方结合,根据具体情况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解决。